

有没有突然发现自己有像言情小说女主的经历？

「卡里有 10 万，密码是你生日，离开我儿子。」

我笑了：「别这样，你可是我亲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什么恶婆婆呢。」

是的，眼前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她口中的儿子是她的继子。

我爱上了母亲的继子。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具体的校园招商活动流程，我们一起看下 App.....」

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会办公室里，坐满了来开会的学生干部。

我坐在最远端的主位上，示意新生干事可以开始播放。

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的我，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类似的例会了，早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但是今天，却出了一点小状况.....

年轻男孩修长的腿紧紧地贴了过来，我越躲他就越近。

等到灯光一暗，他的动作似乎变本加厉。

身边的始作俑者却是一脸端正，他歪着头盯着屏幕，根本没有看我一眼。

昏暗的室内，我望着周之年轻的脸上那好看的线条，眼见着他的嘴角展开了一抹得意的坏笑。

「别闹了，一会儿有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干什么了吗？姐姐，你今天的妆真好看，不愧是早起了一个小时化的。」

「小混蛋！」

微信连着威胁了好几句，这个小死孩子依旧不肯「放腿」。

环顾满屋子新生的脸，我不断地给自己做些心理暗示，提醒自己不要发火。

没错，我，方虞。

作为一名北京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二在读的 24 岁女学姐，绝对不能在后辈面前失态。

绝对不行！

为了转移精神，我强迫自己把思绪转航。

盯着那群认真记笔记的稚嫩面孔，我仿佛也回归到几年前刚来这里的时候。

高考那年，我因为家庭原因，意外失利，被调剂到了不被看好的生物制药专业。

众所周知，北京电子科技大学最出名专业的是计算机，全国闻名。

相比之下，生物制药专业不过是这几年才开班的，师资力量属实不行。

自小要强的我发誓，一定要在读研的时候读回最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四年时间，我一边参加各类活动在校领导面前刷好感，一边独创独特「排课大法」分身研修生物制药和计算机两个专业。

就在这种自虐式的努力下，我完成了跨专业的双修，并成功保研进了本校最热的计算机专业。

「同学们，相信看过了方学姐的案例分享大家必然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方虞学姐参加此次培训，让各位新入职的干事们能从中获益，快速成长.....」

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学生会长和我开始了一波商业互夸。

「过奖了。」

我礼貌地笑着，周之却朝着对我媚笑的会长不屑地翻了个结结实实的白眼。

不知道别人看没看到，真是惊险极了。

明明才是个 19 岁的大一新崽，周之却总是一副「老江湖」的模样。

「要不是图你的培训，我才懒得加入学生会。」

明明知道周之是在拍马屁，但是第一次听他那么说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在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我确实看出了几分异于他人之外的真诚。

以至于我时常告诫自己，要冷静。

不能因为和他「比跟别人多近了一点」，就失了脑子。

「学姐，下次能不能别去培训了？你就把本事都教给我一个人就够了。那帮臭小子根本不是去培训的，他们就是为了跟你搭话去了。」

当夜，他在我家床上侧卧着一边点外卖，一边跟我「讨价还价」。

「你一分学费没交，就想骗我的本事，做梦！」

我别过头去，懒得理他。

「我肉偿，行不行？」

周之像条大狗一样黏上来，对着我一顿撒娇卖萌。

没错，相差 5 岁的我们睡过了。

哦不，准确地说，是三周前就睡过了。

2

三周前，创业失败后，闺蜜李曼就开始研究些赚钱的「歪门邪道」。

「你不知道，现在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好有钱的，你去那里什么都不用做，还能免费蹦迪吃饭，多好啊！」

类似的相亲联谊李曼搞了不知道有几次了，我真是受够了每一次都要去给她充当「女嘉宾」了。

上次说是青年才俊局，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堆猥琐油腻男。

「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就想好好睡个觉。」

「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虽然嘴上拒绝着，可是周五的夜晚我还是准时出现在了聚会的现场。

舞池里音乐躁动，人影摇晃。

「现在的恋爱很好谈的，有喜欢的就去啊，现在不积累经验，以后被骗了怎么办？」

自从我顺利读了研，李曼就一直在怂恿我去谈场恋爱。

「我眼光太高了，一般人我真看不上。」

虽然很自恋，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校园里校外我也认识了不少人，始终没遇到心动的。

宁缺毋滥，这是我坚持了 24 年的原则。

对此，从未改变。

半晌，躁动的舞曲终于结束了。

电音版本的乐曲响起，接着一顿快节奏的鼓点从舞台中央传来。

「现在的音乐做得真好，跟 live show 一样。」

我抿了口酒，和酒保随便聊了几句。

「这才不是音乐呢，这是真人打的，不信你看。」

顺着酒保的手望去，在那灯光最闪的地方，我窥视到了那鼓声真正的来源。

一个年轻的男孩玩转着鼓棒，将每一个鼓点准确地击落在鼓面之上。

「周之，爱死你了！」

「啊啊啊，周之，好听死了！」

「周之周之你快出道吧，我要为你终身不嫁！」

舞池边年轻妹子的叫声此起彼伏，像极了在给爱豆打 call 的模样。

小的时候我也是打过几天鼓的，我听得出来，这男孩的技术绝对一流。

架不住好奇，我也扭过了身子，仔细端详起了他。

那男孩有着细白的颈子、明显的喉结，即使玩着再炫酷的鼓技，他的目光依旧可以直视人群，头颅全程高挺。

时暗时明的场子里，我看见他在喝彩的人群里笑得洒脱又张狂。

一杯接一杯，很快我就醉了。

我起身后没站稳，直接连人带酒扑到了对方的怀里。

「同学，喝这么醉，小心回不了寝室。」

男孩子好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我努力站直了身子，看向对方。

是他，那个打鼓的男孩。

近看，才发现他有着极好看的眉眼，明显高过身边人的个子搭配上宽肩窄腰，愣是身上把那件寻常的卫衣显得像是秀场的高定一般。

至于再后来的事嘛.....

我发誓，我是真的以为自己做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春梦。

模糊中那晚他好像叫了我好久，而我的回应则是狠狠地咬了他的喉结一口。

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真的。

我确实睡了人。

至于你要问我是什么时候酒醒的，我想应该是周之把身份证递过来的那刹。

老天爷，求求你告诉我，2021-2002 的答案真的不能是 19。

求您了！

3

事情发生之后，我安慰自己：大家都是成年人，这没什么大不了。

为了避免被相熟的人发现，我只得约周之到我自己租住的公寓去谈。

虽然差了 5 岁，但是谈话的时候，我还是不断地强调了「成年人好聚好散」的原则。

没了夜店的氛围之后，眼前的周之显得更加年轻了。

「学弟啊，你看你还没到 20 岁，咱俩的事儿就当作了一场梦吧。」

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一夜情」之类的话，只得含蓄地换个词修饰，尽量美化一下自己老牛吃嫩草的事。

「现在天也亮了，梦也醒了，你就都忘了吧！」

我努力装作坦然的样子，但是周之却不吃我这一套。

「学姐，我可没跟别人做过这种梦。」

「我没别的意思，你看你才大一，我都研二了……」

求求你了，小祖宗，见好就收不行吗？

「学姐是介意我学历低吗？虽然我是本科，但是我是优先录取，拿全额奖学金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此时的周之完全一副「所答非所问」的模样。

「那你更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不是其他没有意义的事儿上了。」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掰扯什么有的没的啊。

「学姐，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事儿』？」

周之仰着头，就是不肯顺着我的「台阶」装糊涂走下去。

最终，我企图「神不知鬼不觉」结束的「绥靖政策」彻底失败。

周之始终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反倒是加了我的微信，又存了我的电话之后才离开。

从此以后，他算是彻底赖上我了。

送早餐，定外卖，报天气，道晚安。

周之接连一周的「关心」轰炸，让习惯了没有羁绊的我情绪逐渐崩溃。

我的课表他背得比我自己都熟，甚至连教授临时换了课他都能提前通知我。

我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包裹，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需求。

看着外卖单上「多放香菜」的备注，我严重怀疑他在我的手机里安插了窃听软件。

「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啊？哪天带来给大家看看啊。」

连带着平日里不爱聊八卦的导师都开始调侃我，我知道事情的走向有些不受控制了。

没办法，我只能让周之再来家中好好谈谈。

小崽子心眼太多，磨磨蹭蹭，直接跟我耗到了夜里 11 点。

「姐姐，现在回不了寝室了，所以只能在你家过夜了。」

看着周之从包里拿出了睡衣和牙刷，我才发现被套路的一直都是我自己。

4

某天清晨。

「学姐，小长假我要回家一趟，暂时不能陪你了。」

周之的声音从浴室传来，可我的脑子里却只回荡着另一个声音：方虞，他连 20 岁都没到，真的不适合你。

「学姐，你生气了？」不知何时，周之蹲在了我的身边，温柔地询问着我。

他已经洗完了头，发丝间还有我新买的玫瑰香波的气味。

「别生气了，主要是后天正巧赶上我奶奶也要过生日了，要不然我一定陪你过节。」

周之的皮肤很白，睫毛很浓，目光清澈至极。我甚至能在他深棕色的瞳孔里，看到自己那张迷茫的脸。

他越是如此简单，我越是看不到我们的未来。

「没关系的，一路平安。」

今天之内就和他分手，必须！

直到傍晚，我才发出了那条分手信息，然后将周之的微信拉黑，关机。

航班的时间我偷看过，特意找了周之快要到的时候才将信息发了出去。

我记得周之买票的时候说过，他家人会来接机。

即使是他再不满，面对来接机的家人，他肯定不能说出那种要马上飞回来的胡话。

周之，分手快乐！

5

第二天，我睡到了下午才醒。

犹豫再三，我还是开机点了份外卖。

「学姐，这次，我们好好地认真地来过。」第二次发生关系的时候，他那样对我说过。

说完全不动心，除非我真是个死人，但是你非说我对周之有什么深刻的情啊爱啊的，那就可笑了。

我最亲的人为了所谓的「爱」，抛弃了最爱我的人，连带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

好在，那些不开心都已经结束了。

「您好，您定的外卖到了。」

门外响起一个小哥儿清脆的声音，我站起身来开了门。

除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外卖小哥，我还看见了另一张意想不到的面孔。

「我敲了门，但是你一直没开。」

我接过外卖，瞬间藏在了身后，我绝对不要那女人看见我那抖得厉害的手。

「我还以为是同名，没想到真的是你。」

她站在那里，身姿挺拔，面容虽有倦态，可依旧那么姣好。

呵，真是讽刺啊，明明是那么残忍的一个人，岁月偏偏对她又那么温柔。

「悦悦，好久不见了。」

悦悦是我的乳名，可为我起名的她早在我高考那天就已经永远第离开了我和父亲。

正因为她，我才会高考失利。

至于她离婚的理由，一切都是因为，她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

为了顺利离开，她甚至特意选了六月八号下午的航班。

6

许久的沉默之后，我还是让出了一条路。

我打开凉掉了的外卖，装作再自然不过的样子，一口一口地吃着。

「听说，你已经读研二了是吧？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

「对了，我再婚了，现在生活在林城.....

「悦悦，这次我来还有点别的事.....

菜上凉掉的浮油好似黏住了我的嘴巴，根本不想张口回一句话。

「周之.....你认识吧？」

终于，我抬起了头。

看我终于有了回应，母亲像是舒了一口气。

「他爸爸平时工作很忙的，父子俩很少有时间见面。昨天好不容易他爸爸去接机了，结果他一下飞机就要返航，给他爸爸气坏了。」

「昨天暴雨交加，飞机都停了，结果他回家后又说要求自己开车回来，一直闹了大半夜。」

「后来他奶奶也不干了，他才说了实话，急着赶回去是为了挽回要分手的女朋友。」

暴雨，航班，分手。

男孩子不顾一切要挽回，甚至不顾安危还要顶着恶劣的天气回到女孩的城市求和。

这些元素要是放在偶像剧里，绝对赚足了观众的姨母笑。

但是我现在却周身发冷，根本笑不出来。

「那孩子跟你差了好几岁，从小生活环境也不同，其实你俩不太适合在一起的。」

「悦悦，你今年都 24 岁了，明年就能毕业工作了，大好前程等着你，这点小插曲就让它过去吧。」

母亲说她再婚了，现在还住在周之的城市.....

So.....我竟然睡了我母亲的继子！

就在我以为我遇到了今晚最狗血的剧情之后，母亲紧接着又给我加了一出「压轴戏」。

「这张卡里是 10 万块，密码是你生日，等你以后结婚了，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

母亲从随身的香奈儿包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扣在了我的面前。

信封是透明的，我刚好能看清里边的卡片。

「徐女士，这钱是让我离开『你儿子』周之的，还是给我的嫁妆？你说清楚，这可是两件事，不能用一笔钱结两笔账啊！」

我的讽刺再清晰不过，母亲自然听了出来。

「悦悦，你这又是何苦呢？就不说你和周之之间到底合不合适，就冲着我和他爸爸现在的关系，你也不能再联系了啊……」

母亲别过脸去，有点难为情。

「在法律上来讲，他都算你的弟弟了……再怎么样，你也要讲道理伦常啊。」

「好在他爸爸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还来得及把一切错误扼杀在摇篮里。」

「我建议啊，不管是手机还是微信，你最好能彻底拉黑周之；今后在学校里，也记得千万不要再联系周之了，万万不能再起什么事端了。」

老实说，在今天之前，我还能自欺欺人，我的母亲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体面地离开了我。

可现在，直到她就坐在我的面前，满心满眼的都是她的「新儿子」。

为了保全现在的家庭，她铁了心要驱逐我，让我彻底远离她的生活。

周之是拥有一切的小少爷，念着我梦寐以求的专业，轻易抛弃了我的母亲也是为了他的事才「阴差阳错」重新登上了我的家门。

他拿着人生赢家的剧本，我却彻底沦为了母亲人生的污迹。

我不服，这凭什么？到底凭什么？

「我俩又没有血缘关系，再说了.....我爱他啊。」

一股子从未有过的邪恶念头自我灰暗的灵魂中爬了出来。

「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徐女士，我以为你最懂这个了。」

知子莫若母，反之亦然。

「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眼见着母亲的脸上出现了惊恐、愤怒、无奈多种复杂的表情。

我知道，我成功了。

「我变成什么样子，从你非要跟爸爸离婚的那天开始，就跟你无关了。」

打开大门，我的逐客令再明显不过了。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做出让大家都为难的决定。」

母亲带着不甘穿好了鞋子，迈出了门槛。

「等等。」

我叫住了母亲，她回过头来，面露喜色。

「悦悦，你是终于想清楚了吗？我就知道你还是.....」

装卡的信封被我扔了出去，落在了母亲的脚下。

「这点儿钱就想收买我，看不起谁呢.....」

我冷着眼，将大门狠狠地关上了。

只是，才一转身我就如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了玄关处。

没了面对母亲时的嚣张和冷静，我慌得一批。

无数个念头和结果在脑海中闪过，我的脑细胞仿佛一瞬间就要被榨干了。

不知道坐了很久，我终于站起了身，走进浴室，我又扫到了周之留下的牙刷。

周之、方虞。

矢志不渝？

「周之，原来还真有命中注定一说。」

7

自我开了手机，微信的验证信息就没断过。

有愤怒的、有哀求的，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周之那快要抓狂的心情。

仔细打扮了自己之后，又发了一条似是而非的微信，我就出了门。

夜店的场子依旧那么热，我又坐到了上次的位置，点了一模一样的酒。

在我微微开始有些醉了的时候，舞台中间又响起了鼓声。

好家伙，比周之差得可真不止一星半点。

「小姐姐，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两个年轻男孩凑了过来，上一秒一脸贱笑，下一秒就被周之三两下给放倒了。

我晃晃悠悠地朝着门口走去。

「方虞，你喝多了。」

周之本就是个大高个儿，三步两步就追上了步履蹒跚的我。

「别碰我，离我远点！」

不顾我的歇斯底里，他直接抢过我的包，连抱带扛地把我抱进车内。

「姑奶奶啊，求求你了别喊了，我们回家再作，好不好？」

周之一边开着车，一边还要照看着我。

估计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后他逼不得已还是在路边停了车。

「周之，我不是把你拉黑你了吗？你还死回来干什么？」

借着酒精，我疯狂地对周之宣泄着我内心的不满，虽然那些并不全是针对他的。

「你对我有些误会，对你我一直都是认真的。」

周之拧开水想要喂我喝，却被我一手打掉。

「你又不是我什么正正经经的男朋友。我们之间呢，充其量就是玩玩。」

「方虞，我从来没想到过是在跟你玩。我是认认真真地把你当女友在交往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我仿佛能看穿周之一般，他眼底的认真比平日更甚。

「那好，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现在不清醒，明天醒酒了，你问我一万个，我都好好回答你好不好？」

面对我的作闹，周之纵使再无奈，依旧也只得哄着。

「不好！周之，你现在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和你妈妈掉河里，你救谁？」

听完我的问题，周之缄默了。

「不许思考，现在就说，现在！」

一想到母亲在我家那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心里的妒恨和慌张瞬间袭来，我开始揪住周之的衣襟，愤怒地追问。

「方虞，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的眼中有些许的失落，可周之的下一句话让我瞬间酒醒了几分。

「我不知道我的妈妈会不会游泳，我从来没和她说过话，我只知道她是生我的时候难产走的。」

「小的时候，别人说我是个坏孩子转世，一出生就把妈妈克死了。」

原来，我所「羡慕」的周之还有那么不为人知的一面。

「小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后来长大了，上学了，我父亲也再婚了。那个女人我一直叫她阿姨，也不说对我不好，但是妈妈这个称呼我始终叫不出口。」

虽然接触得不深，我却知道周之不是个能随便凑合的人。

「我还记得头上大学前，家宴的时候，家里人都怂恿我喊声『妈』，但是我始终没开口。」

听到这儿，我竟为母亲感到有些悲哀。

或许，她这么多年来得到的爱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妈妈只有一个，如果我能轻易地叫了阿姨『妈妈』，那我妈妈的死就真的没有一点意义了。」

那夜我始终迷迷糊糊的，很多事在我的眼中、脑中虚虚实实，根本分不清了。

可是周之眼角的泪，我确认，我真的看到了。

8

小长假很快就结束了，我始终也没松口，没给周之一个明确的答复。

本科时期带过我的教授即将出国考察，临行前举办了派对并邀请我们参加。

宴会结束后，一个长得斯斯文文的学长主动跟我搭讪，还要送我回家，没想到被周之撞了个正着。

「方虞，我真怀疑你今年到底是 24 岁还是 14 岁，为什么要让陌生人送你回家？」

「方虞，我今天才知道你魅力这么大啊，隔着一个系都有暗恋者？」

「方虞，以后出门必须报备，多晚、多远我都去接你，再不许坐别人的车！」

才一进家门，周之就开启了念咒模式，一直跟着我没完没了。

「周之，你是不是混大了，连学姐都不叫了。」

这小崽子，几日不见，越来越没规矩了。

「学姐、学弟那是在学校，现在这是在家里。」

周之长臂一伸，将我锁在沙发里，好看的一双大眼睛紧盯着我。

「小朋友，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本是句随意的调侃，没想到周之却立刻承认了我的猜测。

「对，我就是吃醋了。方虞，我的心思，我早就跟你讲过了。我是真的不想分手，麻烦你也老老实实告诉我，你也不想分手，好吗？」

眼前的男孩带着气，混着焦虑，态度执拗又诚恳。

他的双眼里除了我自己的倒影外，还有一点点紧张的试探。

我知道，他是认真了。

各种情绪混上心头，嘴巴却比脑子更快地做出了反应。

「我想和你好好的。」

话音未落，周之就笑了，随后便抱住了我。

那一夜，在周之的软磨硬泡下，我给他改了备注，还设置了专属铃音。

他一遍遍地打着我的电话，看着我屏幕上亮起的「男朋友」三个字嘿嘿地傻笑。

完了，好好的一个小男神，愣是在我这儿变成了只有「恋爱脑」的地主家的傻儿子。

我真是罪孽深重啊。

在一起后，「一无所知」的周之就和别的男朋友一样，对我这个女友百依百顺，千般宠爱，万般呵护。

但是我心中的小恶魔却彻底发了芽。

对周之的不幸，我心疼不已，但是一想到他用了母亲多年的爱，并且还继续拥有下去，我就开始忍不住地嫉妒他。

我开始尝试折磨他，连带着也折磨我自己。

自从正式确立了关系，周之就搬到了我家，为我做一日三餐，好生伺候着我。

我让周之给我做饭吃，还故意说我爱吃洋葱。

比我都了解我自己的周之明知道我不爱吃，却还是边流泪边处理。

不仅如此，他还用平底锅煎焦了去掉了洋葱本来的刺激味，只留下原本的甘甜，混合着牛排肉，做成了无敌美味的汉堡包。

每次看着我吃东西，他就在一旁幸福地笑。

「方虞，你还爱吃什么？我都去学，好不好？」

「周之，你别笑了，就像个小傻子。」

嘴上虽然说着他，但是嘴巴还是不争气地吞下了周之精心准备的食物。

相处得越久，我越觉得周之完美得有些不真实。

他长得好，学习棒，做得一手好菜，熟知一切家务常识，甚至连很多女孩子都做不好的小手工都能轻易拈来。

「其实，我小时候挺怪我爸爸的。」

偶尔两人独处时，周之也会同我说说自己家里的事。

「我妈身体不好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他却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从来不关心家里。」

「没有谁家的饭桌会突然冒出饭菜，也没有谁家的衣柜里永远只有干净衣服，更不会有谁家的卫生间从来不会出现任何异味。」

「无非是因为有一个爱你的人提前把一切都做好了，你才能拥有一个甜蜜、温馨、整洁的家。」

我沉默地听着周之讲着，思绪万分。

在母亲没离开我和父亲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拥有那一切的。

直到母亲为了追求「所谓的爱」抛夫弃女，我才明白原来母亲每天做的那些事并不一定是对家庭的守护，也有可能只是为了麻痹家人们的视线，更加方便她背地里去做那些伤害家人的行径。

「方虞，我答应你，以后在我们的家里，你什么都不用做，饭我煮，衣我洗，地我擦。」

「做得咸了你骂我，干得少了你打我，没弄干净你踢我，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好不好？」

周之就像条祈求主人怜爱的小狗子，看着无辜极了。

不知为何，他的脸竟然和母亲的重叠到了一起。

话说，母亲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骗父亲的呢？

不，我绝对不会像爸爸一样，被所谓的「爱」蒙蔽了双眼。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没好气地推开了周之。

「周之，我们只是在谈恋爱，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

「没事儿，我这不是在跟你承诺呢嘛，你不用有压力。」

看着周之温柔地躺在我怀里，舒心地笑着，我内心的恶魔也裂开了它那张猩红的大嘴。

这天，周之在家煮菜，不知为何我竟心情异常的好。

我偷拍了周之的背影，并写上了谁都看得懂的「甜蜜文案」发到了朋友圈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拿着周之的手机回到了房间里。

是的，我是用周之的微信发的朋友圈，不仅仅是母亲，估计他的亲戚、朋友应该都能猜出个一二。

别人估计只以为是小男孩谈了恋爱，只有母亲才明白其中的「龌龊」和「诡异」。

没过多久，我的手机果然就响了。

「方虞，你是不是疯了？你非要折磨死我才罢休，是不是？」

「你是不是嫌弃 10 万少？好你开个价，100 万够不够？」

「方虞，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你就离我的家人远一点，不行吗，为什么还要缠着我？！」

我大笑着听着电话那头母亲气急败坏的声音，心里舒坦得宛若回到了保研那一天。

笑着笑着，脑海里忽然出现了周之被洋葱呛红的双眼。

那天在他车里，他说自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时候，眼眶也是那样的红。

「周之，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

「那你证明给我看。」

周之还在疑惑，我已经离开了饭桌，回到了卧室。

我拿起了周之的手机，递到他的面前。

「敢不敢告诉你家里，你的女友比你大五岁的事？」

随手刷了下朋友圈，周之皱起来的眉头顷刻舒展开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有点赌气的脸，无声地笑了。

「好，我现在就打。」

周之解锁了屏幕，找着号码。

「不过方虞，要是我说了，你可就得跟我回家了。」

呵，想象着母亲和我在周家见面的画面，那该是多么狗血又诡异的一幕啊！

「你先打了再说吧。」

电话很快接通了，周之按了免提，我听见对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小之啊，最近学习忙不忙？爸爸和阿姨都想你了，有空常回来看看啊。」

我挑了挑眉，敬佩母亲是个好演员。

就在半小时之前，她还如精神病人般咒骂了她的女儿，此时却是演着一出「母慈子孝」的戏码。

「嗯，我近期会回去的，带女朋友回去。」

周之开门见山，没有一点拖拖拉拉。

「什么？小之交女朋友啦！我就说嘛，那个朋友圈没那么简单，你们还不信我这个老太婆！」

一个有些年长的女性声音插了进来，周之用嘴型告诉我，这是他的奶奶。

「小之啊，快跟奶奶说说，你的女朋友是学什么专业的。是和你一个学校吗？家是你们当地的，还是咱们老家这边的啊？」

老太太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住，机关枪似的连问了十几个问题。

周之更绝，这些问题愣是一个也没回答，只是抛了一个惊天炸弹出来。

「她比我大五岁，剩下的等你们见了面，当面问她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

电话这头的我也被周之给镇住了。

这小子太敢了吧？

「嗯，知道了，要是真的处得好，可以带回来看看。」

说话的应该是周之的父亲，听起来是个沉稳的中年男人。

相对于对我温柔关怀的父亲，对方显然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难道就是母亲真正喜欢的男人类型吗？

「小之啊，你还是好好考虑下吧，感情的事不能太冲动。你今年才 19 岁，还是个孩子，以后的变数太多了，真的不用那么早下结论的。」

母亲抢过了电话，开始她「苦口婆心」的演说。

是啊，作为「一位阿姨」她真是太有发言权了！

我也学着她，「抢过」了周之的手机，装作不经意间地随口说了一句。

「小之，她不过是后妈而已，怎么你谈个恋爱，她还要管东管西的啊？难不成她还想给你介绍什么知根知底的好对象吗？」

我刻意将「知根知底」那几个字加了重音，而后按断了电话。

「方虞，你就是个小无赖。」

周之走到我的面前，淡笑着拿回手机。

「我的承诺做到了，你是不是也该找找你家的户口本了？找到了就给我收好。你啊，跑不了了。」

我顿时觉得自己真是够无聊的，甚至可笑。

10

冬天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

老实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冬天。

小的时候只要一到冬天，我就会生冻疮，两只手都不能幸免，简直疼痛难忍。

只要冻疮一发作，连拿筷子握勺都会成为问题，更不要提握笔和打鼓了。为此，我也放弃了我曾经最为挚爱的架子鼓。

「这个偏方是我奶奶教我的，以后我天天给你擦。」

周之拿着他亲自切下的生姜片给我擦，动作甚为小心。

「虽然现在没什么冻疮了，不过你平日里没少敲电脑，这手一定要好好护着。都说想看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不要看吃穿，要看那双手。」

哼，天天一套套儿的，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那么多俏皮话。

周之不仅会说俏皮话，他还爱记笔记。

小到奶茶去冰三分糖，大到未来的事业规划。

事无巨细，只要是关于我的事，他都会记在了本上，烙进了心里。

过马路的时候，他永远会把我护在安全的那一边。

每一次只要天气有变，他一定会带着「装备」出现在教学楼门口。

自从和他在一起之后，我没冻过，没饿过，甚至连气都生不起来。

周之的好我数不完，又仿佛说不出。

那些别人用来表现吸引的「优点」，在他这里早已经成了习惯，释放到了爱我的每一个瞬间。

原本以为我只是有些贪恋他的这一份好，而并非他这个人。

某天深夜，周之因为团队参加比赛去了外地回不来，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直到周之的电话响起，我竟然瞬间就接了起来。

是的，我一直盯着手机，不是为了刷视频打发时间，而是莫名地坚信周之一定会给我打来电话。

周之帮我养成了一些好的习惯，也改掉了我过往的恶习，尤其是我特别喜欢抠伤口上的结痂。后来，周之每每发现都会第一时间阻止我。

「伤口养不好了，结痂还丑，又很痒，我也没办法。」

我耍赖，找借口，可周之却没有如平日那样纵容我。

「是你不够细心，只要足够有耐心，还是会愈合的。」

周之握着我手，给我讲故事，给我擦药膏。

他会全程陪着我，帮我转移注意力，还会给我绑上好看的蝴蝶结，避免我拆开未好的伤口。

「假以时日，都会好的。」

是周之的温柔让我明白了承诺其实是真的，只要那个人对，一切都是值得相信的。

关于未来，我怀着紧张，又心生感激。

就如同老天爷让我遇见周之，那么意外，那么不可思议。

能爱上这样一个人，何其荣幸。

11

春暖花开之际，我还没等来春日和煦的微光，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方虞，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小之的。」

母亲一开口，就如晴天霹雳。

「他不在，要找他你自己打电话吧。」

我撒谎了，周之就在书房。

「是吗，我看未必吧。」

母亲也是老姜了，自然看出了我的慌张。

她不顾我的阻拦，进了门。

「方虞，趁我还没说明实情，你还有挽回的余地。」

母亲下了最后通牒，纵使我再愤怒，却只能握紧拳头，在原地纠结。

这段时间，我渐渐地确定了自己的心意，我真的越来越害怕失去周之了。

我真的想不到，这世界上除了我的父亲，还有谁能像周之那样爱我。

尤其是当我得知了母亲当年的「出轨」真相后，我的恨如同被一根无形的针瞬间戳破。

那年在机场看到的所谓「亲密情人」，只不过是一位身患眼疾的陌生男人，母亲也不过是好心，就搀扶对方一起进了通道。

而当年的离婚，确实是母亲提出的，但是并没有小三，只是在长久的三观不合之后，母亲「自私」地选择了为自己赌一把。

作为母亲，她属实不够格。

可是作为向往爱情的女人，真正爱过一次之后的我，觉得又好似能理解她了。

「你和小之的情况太复杂了，以后会落人话柄的.....有些爱注定没结果的，你的放弃也是另一种成全。」

「要是我偏不呢？」

「方虞，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啊，你又何苦为了自己的私欲，为难大家呢？」

「呵，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伟大求爱的徐女士，您当年可是为了爱抛弃了你的全部啊！」

说到底，母亲最爱的始终是她自己。

她是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坏，但是她也没那么爱我，从来都是。

母亲的眼神里没有了最后的一丝柔光，她摇了摇头。我知道她这是准备要跟我「鱼死网破」了。

「阿姨，您怎么来了？」

周之走出了房门，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母亲的话说得不重，可是在她的表述下，我的一切行为变成了「故意」。

其实最开始真的只是巧合，再加上一点点酒精催化，完全没有任何算计的成分，但是后来，我确实知道的比周之多太多了。

这种撒了一半的谎，我真的没法解释。

我只能默默地听着母亲继续杜撰我「玩弄继弟，报复生母」的「精彩剧情」。

「小之，阿姨很抱歉，现在必须回到原点了，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

「嗯，我都知道了。阿姨，接下来的事我们自己处理吧。」

母亲的关门声并不重，足够掩盖周之向我走来的脚步。

「方虞学姐，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方虞学姐，他连称呼都变了.....

周之的声音听起来和寻常无异，我的心却顷刻跌入谷底。

那个曾经喊着让我去分手，叫我去掠夺、去憎恨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来。

这一次，它泪眼婆娑，叫我为爱求饶。

就在我心底焦急、矛盾之时，周之却忽然给我来了个公主抱。

恍惚之间，我被他抱进了卧室。

玫瑰铺满了床，一个心形盒子摆在其中。

「虽然土了点，但是你也必须而且只能接受我的惊喜。」

天啊，这是他什么时候弄的，我怎么一点也不清楚？

「其实我差点就要完成不了了，幸亏阿姨到了，给我拖延了一点儿时间。可惜了，这历史性的画面注定只能留在我们两个人

的脑子里了。」

言罢，周之拿起了盒子，单膝跪地。

「方虞学姐，奥不，这位我妈妈的老朋友，你愿意嫁给她的儿子，一生守护，永远相爱吗？」

多年前的回忆随着周之的那句「妈妈的老朋友」闯进脑海。

「你，你是那个害得我折了鼓槌的小哭包！」

「我是折了你的鼓槌，但我没哭。」

周之打开了盒子，一个被修复好的鼓槌上，一枚钻戒熠熠生辉、闪闪发亮。

那是在八年前的一个夏夜。虽然彻底放弃了架子鼓，但是我还是会偶尔和乐队一起排排练，练练手。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个穿着光鲜的小男孩，被人搜刮了所有的零花钱。

「哈哈，他是没妈的孩子，他的零花钱肯定是偷来的，我们是替天行道！」

什么世道啊，抢了钱还要诛心，太不厚道了吧？

「小王八蛋们，你们那个学校的？别跑！」

追了四条街，摔了三跤，还折了一根鼓槌。

好在最后，钱被我要回来了。

「男孩子只会哭，算什么本事？你妈妈生你出来不是为了看你被人欺负的。」

「咳咳.....姐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不用了，不用了，呃.....那个.....我是你妈妈的老朋友，今天就顺便来关照你一下啦。」

八年而已，没想到当年那个跟我索要断鼓槌的小弟弟，竟然长成了将近一米九的大帅哥。

没想到一次无意的善举，竟然让他铭记了我这么多年。

惊了惊了，这简直就是神仙的缘分啊！

「等等，那在酒吧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

忽然，我像是想明白了什么一样，后知后觉地质问。

周之狡黠的双眼笑得灿烂，低头用唇堵住了我的质问。

看来，这答案要用一辈子来探寻了。